



美哉， 中国女人

MEI ZAI, ZHONG GUO NV REN

亲情与爱情的冲撞 伦理与性爱的搏斗
传统道德与新潮观念的交锋

袁养和◎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美哉， 中国女人

MEI ZAI, ZHONG GUO NV REN

亲情与爱情的冲撞 伦理与性爱的搏斗
传统道德与新潮观念的交锋

袁养和◎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哉,中国女人 / 袁养和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54—5944—2

I. 美…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781号

责任编辑: 夏帆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80毫米 1/32 印张: 14.125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47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部 刀 尖

第一章	2
1 教授的乐园	2
2 阳台惊魂	4
3 跟踪“幽灵”	8
4 箭在弦上	11
5 白鸥之谜	14
第二章	18
1 老教授的故事	18
2 楚山的“野心”	21
3 野性十足的大美女	23
4 相貌堂堂的“小滑头”	29
5 重要决策	33
6 逼上梁山	38
7 美酒激发的浪漫	41
第三章	46
1 “读活社会”	46



2	宠物大观	49
3	惊人的发言	52
4	林荫的机智	54
5	一片痴心	57
6	追随到底	62
7	相见恨晚	64
8	画家之泪	68
 第四章		72
1	救活了一颗心	72
2	菜花丛中	77
3	白鸥的童年	81
4	迷乱的初吻	86
5	神灵的抚慰	89
6	“完璧归赵”	94
 第五章		99
1	惊人的秘密	99
2	大闹婚礼	101
3	说真话的记者	107
4	林帆的家	112
5	白鸥与嘉嘉	114

第二部 雕琢

第六章		118
1	游泳池畔	118
2	专家的高见	123
3	风情万种的妖精	124
4	记忆之门能打开吗？	133
5	面对燃烧的激情	139
6	恩爱老夫妻	144

7	女大学生的闺房	147
8	悲壮的决裂	152
第七章		159
1	冷眼相对	159
2	新的活法	164
3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67
4	校园模特表演	173
5	“代沟”与“域沟”	179
6	没有退路	181
第八章		187
1	不平静的夜	187
2	清纯流失的悲哀	192
3	抢救纯真	196
4	老教授的痛哭	201
5	灵魂,要靠精神来充实	206
6	文化的盛宴	207
第九章		215
1	不平则鸣	215
2	重燃手足情	221
3	蝴蝶池边	223
4	听风景	228
5	富婆征婚	234
6	波澜重新搅起	237
7	女富商的情怀	240
第十章		248
1	回乡之路	248
2	古朴的山村	251
3	白鸥的家	254
4	乡情的绿洲	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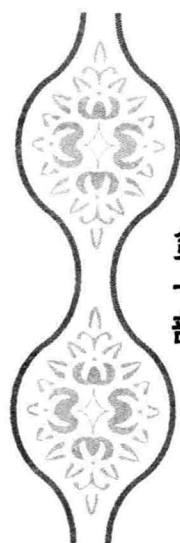


5 人找狼的故事.....	262
6 走进童话.....	269
7 海滩浪漫曲.....	276
8 难忘同窗情.....	283

第三部 天 使

第十一章.....	292
1 十年前的情书.....	292
2 不寻常的书画展.....	296
3 同窗交锋.....	301
4 权力的滥用.....	308
5 同仇敌忾.....	312
6 法庭上的较量.....	319
7 钟少春的忏悔.....	326
第十二章.....	329
1 喜庆双寿.....	329
2 《我的爷爷奶奶》.....	332
3 痴情的喷发.....	334
4 “我想不通”.....	338
5 将心比心.....	341
6 碑上刻的是“真诚”.....	343
第十三章.....	349
1 良心的枷锁.....	349
2 一缕青丝.....	354
3 惊人的一幕.....	357
4 千古败笔.....	362
5 泪洒双亲墓.....	367
6 为了妹妹的幸福.....	373

第十四章	376
1 “出门几日,世上千年”	376
2 人格的光辉	378
3 心中的彩虹	383
4 爱的激奋	390
5 夜深人静后	394
6 滴水掀巨澜	398
7 以天下为己任	404
 第十五章	 411
1 “最美的中国女人”	411
2 “摊牌”之夜	413
3 刀出鞘	419
4 走出迷津	424
5 人犬共舞	426
6 “好老公——坏蛋”	430
7 看守所里	435
8 尾声	440



第一部

刀光

第一章

1 教授的乐园

这里是喧嚣都市里的一片绿洲。

这里是纷扰尘世中的一方净土。

据有识之士观察，时至公元二千〇九年，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清静、更高雅的风水宝地了。

作为著名高等学府江城大学的“后花园”，它坐落在一座并不显眼的小山冈上。原来高低不平的山头，一番改造之后，变成了一座八亩地大小的平台。就在这平台上，学校一下子盖起了五幢公寓大楼，让二百多名教授住了进去。从此，“学者的天堂”、“教授的乐园”，便成了这院落的代名词。

论环境的恬静和风景的幽美，这儿可以称得上得天独厚。从学校后门的小山坡北侧往上爬，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来到教授大院的平台前，迎面就是一座陡峭的石砌阶梯；手扶栏杆，拾级而上，共有三十六个台阶。上得平台，纵目骋望，顿觉天高地宽，耳目一新。

站在平台的南端向东南眺望，江城市中心步行街距此不过五六里光景，那森林般密集的高楼在蓝天下显出巍峨壮美的轮廓；到了晚间，那五彩斑斓的霓虹灯闪烁喷射，光冲牛斗，烧得夜空一片通红。如此繁华的现代文明，从这高高的平台上望去，简直洞若观火！

然而，当你转过身来朝西南方向望去，呈现在眼前的却是另一派



赏心悦目的田野风光。平台西边，沿着小山坡一路向西，不到一箭之地，就有一道横亘南北的城墙，顺着山势，蜿蜒起伏，穿林而过。这城墙据说筑于明朝永乐年间，历来荒颓已久，如今一经修葺，显得雄伟而挺拔。古城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西水关”也就在这里。滔滔扬子江从西边奔腾而来，到了五、六里外的石鼓山前，被拦腰挡住，由此拐向北面，滚滚东去，在其身后留下一大片滩地。滩地沿岸，杨柳依依；滩地中间，阡陌如画。春天，滩地里麦苗青青，菜花金黄；夏日，池塘里莲花盛开，荷香四溢；秋冬，低洼处水如明镜，芦花似雪。

大环境是如此优美，小环境岂能不与之相匹？五幢教授楼落成不久，校方就聘请本地林业大学的园艺专家与本校艺术学院的教授一起勘察设计，制订了教授大院的绿化规划。遵循“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古训，院内的林木，让凤尾竹唱了主角。两年之后，楼前屋后，小径两旁，一丛丛枝叶舒展的秀竹，纷披挺立，随风摇曳，宛如一簇簇绿色的喷泉。楼间的围墙，也配上竹节图案的花窗。葳蕤的竹子涌出墙头，犹如一排排扑过堤岸的碧海绿浪！绿竹之外，再配上棕榈、芭蕉、雪松，就使这绿色更富有层次；而在春夏之间怒放的紫薇和石榴花，恰似红色的烟火，在绿色的天幕上缤纷绽开。

园艺专家们最得意的作品，莫过于在平台四周种植的迎春花。在平时，那柔软纷披的枝条从四面倾泻下来，不啻是绿色的飞瀑；到了春天，迎春花开了，偌大的平台四边，便全披上了金黄的流苏，整个教授大院仿佛拦腰镶上了一圈金边！

置身于教授公寓，没有比登上阳台眺望长江更富有诗意的了。在云海苍茫的天宇下，远处的风帆在江面上缓缓地移动，飘渺得如同鸥鸟的翅膀。“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一想到这千古名词，那些教授学者、文人雅士谁又能不情思绵绵，诗兴大发呢！

2 阳台惊魂

嘤，嘤嘤，嘤嘤嘤嘤……

江枫一睁开眼睛，就听到这奇异的声音。声音是从写字台上方的纱窗上传来的，听来颇有节奏感，似乎满含着欢乐和陶醉。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外的凤尾竹绿茵茵的新叶，照到纱窗上。纱窗上分明有一个正在颤动的黑点。那陶醉的声音，便是这黑点发出来的。

苍蝇！他惊讶地想，它们的提早出现，莫非要证明全球变暖这一事实么？他随即翻身下床，从桌子与墙壁的夹缝里找了一个塑料拍子，虎视眈眈地盯住了那黑点。他终于看清了，那貌似黑点的苍蝇，其实不是一匹，而是两匹，一匹骑在另一匹的背上，重叠着，两对翅膀神经质地抖动。他心头掠过一丝得意，小心翼翼地估量着距离，屏住气，对准那颤巍巍的黑点，高高举起了塑料拍……

怪哉！若是往常，这些可恶的小精灵，只要拍子一举起，它们就会嗡的一声，一溜烟飞得无影无踪。然而现在，它们竟然旁若无人，目空一切，一动也不动！

嘤，嘤嘤，嘤嘤嘤嘤……

它们兀自快活地呻吟，声音充满了陶醉。

“色胆包天！”江枫的脑子里猛然冒出了这句话；几乎同时，他又想起了一首名诗的前两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看来，这句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仅仅限于人类这个范畴。

“如果它们不是苍蝇，而是一对情侣，”他盯着苍蝇陷入了深思，“此时此刻，要是有人在背后一棍子打下去……”他的心陡地一紧，高举苍蝇拍的手不知不觉垂了下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人和动物，哪怕是昆虫，在爱情上应该是平等的。

这是双休日的第二天。江枫放过了那一对苍蝇，就在阳台上照惯例做了一百个俯卧撑，接着胡乱吃了点东西，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准备一天不出门，为的是赶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这是首都一

家杂志的约稿。他是社会学的教授，兼着江城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职，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红学家。

有人说，人与人的不同，大抵取决于业余时间。在完成了教育任务以后，江枫的业余时间大部分用来写作。他不仅撰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还喜欢写杂感、随笔、散文乃至小说。就为这，他又戴上了“作家”的桂冠，被选为省作家协会的理事。

他今年才三十二岁，作为教授，他实在太年轻了，他完全称得上是“年少得志”；但是从立身成家来说，他又未免晚了一点。他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不光没有结婚，连对象还没有找；不是找不到，而是不愿找。单身只影，住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他觉得屋里空荡荡的；独自一人过日子，没有柴米油盐的操劳，他又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写作来填补空白。他极少看电视，对上网也缺乏兴趣；在键盘上打字，却使他乐此不疲，甚至颇有点上瘾。当一篇构思成熟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了出来，他坐在电脑前反复吟诵，然后不紧不慢，细细地推敲，把文句改得越来越精，越来越美；改得差不多了，再慢慢欣赏，细细品味，就像一位爱美的妈妈深情地欣赏经过自己精心打扮的心爱的宝宝，这是何等使人陶醉的事呵！

每当打字时间一长，眼睛疲倦了，他总要跑到南面的阳台上去，久久地凝望远处，眺望那烟波滚滚的长江。就这样，他的眼睛很快能消除疲劳。

他写完那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他走上阳台，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然后手扶窗棂，把目光投向远处。

春天终于大踏步地来临了。江岸上的垂柳早抹上了一片新绿，像一团团绿色的烟雾。春水在漫涨，江面要比冬天宽多了。江滩上的麦苗一片葱绿，那一方方整齐的鱼塘在阳光下明镜似的闪亮。他索性把窗户统统打开。一阵阵熏风扑面吹来，他觉得脸上痒丝丝，身上麻酥酥，心里醉醺醺的，仿佛喝了绍兴的花雕酒。他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而，当他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时，他忽然吃了一惊。在他楼前





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一个穿着银灰色风衣、披着头发的身影正一阵风似的朝西水关的方向跑去，那颀长的背影分外窈窕，但步履却有点踉跄，像喝了酒一般。他凝神细看，一颗心顿时突突地狂跳起来了。那女子分明是他的同窗学弟赵璧辉的妻子白鸥。一想到白鸥眼下的处境，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白鸥的丈夫赵璧辉，跟江枫一样，也是江枫的博士生导师林帆一手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现在是本校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兼院总支书记。新近，这一对原本被小区居委会评为“五好家庭”的模范夫妻，却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离婚大战。谁也不知道赵璧辉为何突然要提出离婚，江枫上门苦口婆心地劝了好多回，都如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论职业，白鸥在省气象局当气象员，属于标准的白领阶层，而且年年都评上先进；论相貌，白鸥在学校所有的教师夫人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是人们心目中公认的“校花”。如此才貌双全的女人，赵璧辉却突然弃之如敝履，这叫江枫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据陪伴白鸥的小保姆传言，那天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白鸥始终昂着头，一言不发，脸色冰冷，尽管伤心欲绝，却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她回到那个已变成她独自一人的家里后，竟关起门来，不吃也不喝，整整哭了一天一夜！

昨天晚上，江枫突然接到白鸥打来的电话。白鸥的语气显得异常平静。她说：“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俺想替一位喜欢写作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

“弟妹，”他亲切地称呼她，“别客气，你只管说。”

“你别这么叫俺好吗？”她凄然笑道，“俺已经不是你的弟妹了。”

“好，好，我暂时不这么称呼你。”他尴尬地一笑，“那你的问题是——”

“如果一个想跳河寻死的人是一名游泳运动员，你认为他死得了吗？”接着，她又连忙补充说，“俺说的这个人是我朋友写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个男的，受金融风暴的冲击，破产了。俺的朋友在写他寻死时就碰到了这么个难题。你是个大教授、大作家，你见多识广，你一定能给她一个圆满的答案。”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江枫着实吃了一惊。但是，她的口气依然非常平静，也十分诚恳。

也许她的朋友确实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回答。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他斟酌词句地说，“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是，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看，一名游泳运动员，是不大可能采取投水的方式来自杀的……”

“如果他一定要这样死呢，比如说，他要让自己的尸体随着流水从长江漂流到大海，再漂流到自己的故乡……”她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但接着话筒里传来了她歉意的笑声。

“这倒是个很浪漫的想法！”他也笑了，“不过，要看他投水的地点是不是在够他上岸的地方。如果他的体力足够让他游回岸上……”

“你的意思是说，投水的人在临死前会拼命挣扎，凭他的游泳本领最后会死不了？”她再次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有这种可能吧。”他含糊其词地说，“不过，一个人决意要自杀的话，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会……都会把自己置于死地。”说罢，他又觉得不妥，连忙补充道，“不过，自杀总不是好事。生命是宝贵的；连苍蝇蚊子都珍爱生命呢，何况人！你看现在的报纸、电视，三天两头就有自杀的报道，自杀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成了时髦的事；就连小学生被妈妈批评了几句也会跳楼。我看，这是目前最危险的一种传染病！”

“嘻嘻，你真幽默！”她笑了，笑得很自然，听不出半点做作。

……

由于白鸥当时出奇的平静和诚恳，江枫压根儿也没有往深处细想。然而现在，当他突然看到她向江边踉跄跑去的情景，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哦，她会不会是假托一个朋友，为自己提出咨询吧？她本人不就是一名游泳运动员？赵璧辉就曾为她得过青岛市的游泳冠军深感骄傲。而且她的老家就在青岛海边。何况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从此一个人流落在这个南方大城市，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让自己的尸体从长江漂进大海，再漂回青岛，这举动看似浪漫，但是凭她那种刚烈的性格，她做得出来！再说，人在决意自杀之前，情绪会变得出奇的平静，就像风暴来临之前的湖面。哎，哎，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昨天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没有任何犹豫，他飞也似的冲下楼，向江边奔去。

3 跟踪“幽灵”

江枫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口气奔到西水关的城墙根前。此时，白鸥已经走出了深邃得像隧道似的城门洞。出了西水关，是一个树木蓊郁的长长的斜坡，约有两百来米长。江枫径直从旁边的一条小路包抄过去，想把白鸥迎面拦住。然而，当白鸥来到近前时，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从茂密的树丛里望去，只见白鸥穿着一双半高跟的皮鞋，从斜坡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下来，敞开的风衣拂着隔年枯黄的衰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她平日里像水喷桃花一般白里透红的脸蛋，此刻苍白得像张纸；那忽闪着长长睫毛的水灵灵的大眼睛，也失去了神采，变得迷惘、混沌，直勾勾地瞪着前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嘴里却在不不停地哼唱着。江枫凝神谛听，她哼唱的好像是一首他童年时代常常听到的摇篮曲。这是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其诞生后听到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声音。难道说，在她这样的花样年华，她要哼着这生命初始阶段最美好的乐曲，一步一步走向坟墓？他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花。

蓦然间，他看到她的眼睛倏然一亮，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原来踉跄的脚步放慢了。她的眼睛瞪着前方一片坟堆似的高地，终于停下了脚步，接着弯下腰去。在她面前的高地上，那早已返青的绿草坪间，一片蒲公英星星点点的绽开了，像宝石一样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她采了一朵蒲公英，用指头捻着，轻轻地旋转，眼睛久久地凝视着，忽然两行泪水从颊上断线珍珠般滚落下来……

生命，毕竟是值得留恋的！“也许她会改变主意。”他心头仿佛照进了一缕阳光。他决计暂不惊动她，而在她身后悄悄地察看。

走出斜坡上的林子，眼前顿时豁然开朗。江畔的滩涂平展展地铺在面前。一轮落日放射出血一般嫣红的光芒，悬挂在暮色苍茫的大江之上。白鸥似乎毫无退意，反而加快了步伐。在如此空旷的原野上，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时白鸥只要偶一回头，就能发现江枫，然而她压



根儿也没有回头的任何可能。

江上的风一阵紧一阵地吹来，流云在空中迅疾地飞驰。白鸥的风衣被风吹得飘扬起来，她的散乱头发也在风中飞扬。那模样，完全像一个舞台上扮演的幽灵！江枫的心再一次紧缩起来。

在距江边一里的地方，有一个渡口，那儿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在江河的交汇处，形成一个很大的喇叭口。由于水势汹涌，漩涡众多，凡到这儿来跳江自尽的人，几乎都等不及跑到江边，就在这里跳下了水；而一旦跳下，则绝无生还之望。为拦住绝望者自尽的脚步，这一带的村民自发筹款在河边立了个大石碑，请著名的书画家、这儿的大学教授楚山写几个警醒世人的大字刻在碑上。写什么？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回头是岸”或者“悬崖勒马”。然而，楚山找江枫商量了半天，却写了两个行书的大字——“迷津”！在其下面，江枫又写了一行楷体的小字：“靠自己走出迷津，才是生活的强者。”也许村民们还觉得言不尽意，也许因为石碑下部还留有很大的空白，他们又在碑上用宋体字刻上了普希金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
那愉快的日子定会来临！
心永远憧憬未来，
一切都是瞬间，
一切都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将成为亲切的回忆。

在石碑旁边，好心的村民们还盖了一间小小的木屋，给那些改变